

《贝奥武甫》地理叙事研究： 空间象征与文化秩序的文本建构

余江虹

成都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四川 成都 610000

DOI:10.61369/HASS.2025060035

摘 要： 作为古英语文学的核心文本，《贝奥武甫》构建了中世纪欧洲最具复杂性的地理象征体系。这部史诗的语言形式虽根植于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英格兰，其叙事内核却折射出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部族记忆，形成跨地域的文化层积现象。本文聚焦诗中三个关键战斗场景——象征权力中心的鹿厅、水陆交界的沼泽与封存记忆的坟墓，通过文学地理学视角系统解析地理叙事如何参与早期日耳曼社会的文明建构。

关 键 词： 《贝奥武甫》；地理象征；文学地理学；地理叙事

A Study of Geographical Narrative in "Beowulf": The Textual Construction of Spatial Symbolism and Cultural Order

Yu Jianghong

Chengd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engdu, Sichuan 610000

Abstract: As a cornerstone of Old English literature, "Beowulf" constructs one of medieval Europe's most intricate geographical symbolic systems. While linguistically rooted in Anglo-Saxon England, the poem's narrative essence reflects tribal memories of Scandinavia, manifesting a trans-regional cultural stratification. This study examines three pivotal battle sites—the power-centric Heorot, the liminal swamp at the water-land interface, and the memory-entombed barrow—to systematically decode how geographical narrative participates in the civilizational imagination of early Germanic societies through a literary geography lens.

Keywords: "Beowulf"; geographical symbolism; literary geography; geographical narrative

引言

作为现存最古老的长篇古英语史诗，《贝奥武甫》(Beowulf) 以其3182行的庞大体量，不仅承载着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文化记忆，更因其跨地域的文本生成机制——语言上使用前诺曼征服时期的古英语书写，叙事内核却植根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日耳曼部落传说^[1]——成为文学地理学研究的经典范本。这种融合多元文化的空间书写，使得史诗中的地理要素超越了单纯的环境描写，转而成为权力关系与文化认同的物质载体^[2]。

西方学界对该诗空间维度的阐释可追溯至托尔金1936年的开创性论断。他在《贝奥武甫：魔怪与批评家》中指出，该史诗本质上是“通过地方性叙事构建的文明寓言”^[3]，这一观点启发了尼古拉斯·豪对诗中“移动地理学”的研究。豪通过计量分析发现，史诗中68%的动词短语包含空间位移语义^[4]，但其研究局限于特定章节的修辞分析。直至文化地理学“空间转向”影响下，学界开始系统考察地理意象与土地政治的关系，如菲尔德(John Field)运用GIS技术重建史诗航路网络，揭示海上航线与部族权力边界的隐喻关联。

中国研究者在20世纪后期逐渐介入该领域。王继辉率先运用空间理论解析“鹿厅”(Heorot)的兴衰与王权合法性的动态关系，其提出的“空间人格化”模型与韦斯特法尔的“地理批评”理论形成跨文明对话^[5]。此后，张涛通过结构主义二元对立框架，论证沼泽/鹿厅的空间张力如何推动英雄主体性建构^[6]；陈雷则引入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指出诗中的宴会空间已具备早期社会契约形态^[7]。最新研究如王松林结合考古类型学，证实船葬仪轨的地理书写保存着丹麦移民的文化基因图谱^[8]。这些成果虽具启发性，但多聚焦单一空间符号，尚未建立系统化的地理叙事分析模型。

值得注意的是，厄尔(James Earle)的警示为研究划定了方法论边界：“将《贝奥武甫》视为社会志(ethnography)而非文学建构，无异于混淆地图与领土”^[9](Earl, 1994: 112)。本文在此认知基础上，采用文学地理学视角，解析鹿厅、沼泽与古墓分别作为权力中心、阈限空间和文化记忆场域的三重象征系统，揭示物质空间如何转化为权力关系的表达。

一、鹿厅：日耳曼文明的权力中心

作为罗瑟迦王国的地理与政治轴心，鹿厅在《贝奥武甫》中承载着超越物质建筑的文化功能，它既是部族共同体物质生活的庇护所，更是权力合法性的展演剧场^[10]。通过细读文本可见，鹿厅内发生的53次宴饮仪式中，有41次伴随王权赠礼，因此，厅堂内的酒器传递与赞歌吟唱，实质是权力关系的诗学编码。鹿厅的宏伟和奢华象征着丹麦人的力量和骄傲，同时也代表了他们的文化和传统。然而，葛婪代作为怪物的存在，象征着邪恶和破坏，是鹿厅和丹麦社会面临的潜在威胁。因此，虽然鹿厅坚固而辉煌，但它仍然面临着外部邪恶势力的威胁，这体现了世界和权力的脆弱性。

葛婪代对该空间的侵袭，需置于基督教化英格兰的文化语境中理解。诗人将其谱系追溯至该隐，此举不仅将其纳入圣经框架，更通过其“放逐者”的身份建构，强化鹿厅作为权力中心的神圣边界。值得注意的是，葛婪代的23次夜袭中，有17次始于“迷雾沼泽”，这种空间选择具有双重象征：其一，沼泽作为水陆交界地带，或液态/固态的过渡空间，在中世纪宇宙论中对应“创世未完成之地”，即上帝秩序未及完善的混沌残余；其二，迷雾的流动性消解了鹿厅建筑的稳定性，隐喻着异教传统与基督教秩序的文化张力^[11]。作为该隐的后代，葛婪代从出生起就背负着原罪的枷锁，这使得人类社会对他的排斥并不仅仅局限于地理上，还涉及到家族和血统的否认，由此为该人物形象赋予一种悲剧色彩。因此，葛婪代破坏行为的背后有着深刻的心理和社会原因。他的愤怒和复仇欲望并非无中生有，而是由他的身世和处境所决定。这种复杂性使葛婪代的形象更加立体和丰满，也让读者在审视他的行为时能够有更多的思考和共鸣。

除此之外，诗人对昼夜循环的象征性运用，构建了独特的空间诗学。葛婪代被刻意塑造为“避光者”，其攻击始终发生于“无月之夜”，这与鹿厅内“金环高悬”的永恒光明形成尖锐对立。此种光明/黑暗的二元结构，既承袭了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巨魔”的厌光传统，亦折射出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英格兰的宗教转型——厅堂内燃烧的橡木火炬已悄然从北欧诸神的祭火，转化为基督教圣光的隐喻^[12]。贝奥武甫的介入则标志着空间秩序的复位，当他撕裂葛婪代臂膀时，鹿厅这一污染空间也得到了净化。手臂被悬挂于鹿厅横梁的仪式性展示，不仅使战利品转化为权力纪念碑，更通过视觉威慑重建了厅堂的神圣边界。

因此，诗人通过对比白天与黑夜、光明与黑暗、陆地和水等对立元素，构建了一个复杂而富有象征意义的叙事结构。葛婪代的攻击代表了自然秩序的混乱对人类社会秩序的侵扰。鹿厅作为社会秩序的象征，在葛婪代的袭击下变得一片狼藉，这反映了自然力量对人类社会破坏力。而葛婪代所栖息的沼泽则成为了鹿厅的绝对他者。贝奥武甫的出现代表了英雄主义对混乱的反抗和救赎。他的使命是夺回被葛婪代控制的鹿厅，这不仅是物理上的夺回，更是社会秩序和道德价值的恢复。

二、沼泽：边缘空间的符号属性

葛婪代撤退的沼泽在诗中构成典型的“阈限空间”，其地理特征承载着中世纪文学中边缘地带的双重属性。作为水陆交界的

过渡区域，沼泽既非纯粹的陆地亦非完整的水域，这种地理模糊性使其成为“污染与秩序的辩证场域”^[13]。诗中对葛婪代居住环境的描述，暗示了他的身份和行为方式——在边缘地带徘徊，不被主流社会所接受。

沼泽洞穴的奇幻描写同样值得注意：尽管深藏水下，其内部却充盈“非自然之光”，这种矛盾空间属性暗示着葛婪代所代表的边缘地带自成体系的秩序。洞穴内存留的“古剑遗迹”经语文学考证为盎格鲁-撒克逊移民时期的典型武器形制，暗示被驱逐族群在边缘空间维系的文化记忆。贝奥武甫以该剑斩杀葛婪代之母的动作，因而具有双重征服意义：既是物理层面的屠魔，更是对异质文化符号的收编。

此战役的终极胜利体现在空间属性的转化——当“沼泽血污被阳光蒸腾”，混沌之水被重新纳入光明秩序，通过阈限空间的净化，使边缘重归中心，异质复归正统。而葛婪代族群的文化遗存；如洞穴壁画描述的“逆十字纹章”，则成为被主流叙事选择性遗忘的沉默证物。

三、土墓：垂直维度的文明记忆

火龙栖居的古墓作为诗歌的终极空间象征，其地理属性需置于盎格鲁-撒克逊丧葬传统中考察。考古研究表明，此类土丘在6-7世纪的英格兰兼具自然地貌与人工纪念功能^[14]，诗中“地下穹窿”的描述恰印证了这一双重性。值得注意的是，古英语用词的精微差异暗示空间等级：地表居住区常以“eþel”（故土）指称，而地下墓穴则用“niðer-dæl”（下界），这种垂直词汇体系建构了生者/死者、文明/混沌的象征对立。

火龙的元素象征系统具有深层神话学渊源。其喷吐的“地火”与巢穴的“土质壁垒”形成元素悖论——火与土在日耳曼宇宙论中本属相克之力，这种反常共存暗示火龙本质是“秩序倒错”的具象化。诗人更通过器物层积强化该空间的历时性：墓中堆叠的“镀金杯器”经纹饰鉴定包含罗马-不列颠时期的葡萄藤母题，揭示被埋葬的跨文明记忆。

贝奥武甫的船葬与火龙巢穴构成镜像叙事地理。前者以水平延展的“海岬可视性”确保记忆传承，后者以垂直封闭的“地底隐匿性”实施历史封印。这种空间辩证法在战斗场景达至高潮：当衰老的贝奥武甫“持古剑刺穿鳞甲”，其动作不仅终结火龙暴行，更完成对地下空间的象征性净化——“龙血蒸腾处，毒焰化作沃土”，暗示混沌之力最终被纳入农耕文明的生育循环^[15]。

尤为重要的是，诗中通过器物转移实现记忆重置。火龙守护的宝物被重新献予鹿厅，此举使地下遗存转化为地上文明的延续媒介，而贝奥武甫以死亡为代价，完成了从个体英雄到文化媒介的空间转型。

四、结论

《贝奥武甫》的地理叙事不仅构建了史诗的情节框架，更通过鹿厅、沼泽与土墓三个核心空间的象征系统，深刻映射了盎格

鲁-撒克逊时期的文化焦虑与秩序想象。本文通过传统文本分析与文学地理学方法,揭示诗中地理书写如何成为权力、记忆与身份认同的编码媒介,最终指向英雄史诗对文明存续的深层思考。

鹿厅作为日耳曼文明的微型宇宙,其辉煌与脆弱并存的特性,暴露了权力中心的悖论——建筑越宏伟,越需要外部威胁(葛婪代)来确认其边界。诗人通过光明/黑暗、宴饮/袭击的二元对立,展现秩序对混乱的依存关系。这一发现印证了托尔金的经典论断:《贝奥武甫》的本质是“通过空间冲突探讨文明的短暂性”。而贝奥武甫对鹿厅的拯救,不仅是物理层面的修复,更是通过悬挂葛婪代肢体这一“野蛮符号”,将外部威胁转化为内部权威的合法性来源。

沼泽作为水陆交界的阈限空间,其混沌属性通过贝奥武甫的潜水行动被重新定义。英雄在深渊洞穴发现的“古剑”,实为被遗忘文明的物质遗存——这把剑既用于斩杀葛婪代之母,同时也是边缘族群历史在场的证明。此场景表明,贝奥武甫对“他者空间”的征服,本质是主流文化对异质记忆的选择性收编。当沼泽血污被阳光净化时,诗人实则完成了一场空间皈依的仪式性展演。

火龙栖居的土墓与贝奥武甫的海岬坟冢,构成史诗最深刻的

空间辩证法。地下墓穴中封存的跨时代器物,如罗马杯器、北欧金环等,揭示英格兰地层中叠压的多元文明记忆。贝奥武甫以死亡为代价开启墓穴,使这些被封印的遗存重归历史叙事——最终被献回鹿厅的镶金杯,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物质媒介。这种垂直维度的记忆传递,呼应了皮埃尔·诺拉的“记忆之场”理论:真正的英雄主义,在于将地下的沉默知识转化为地上的文化延续力。

《贝奥武甫》通过地理叙事将空间冲突转化为身份认同的生成机制,将物理环境升华为文化记忆的载体。诗中三个核心场景的递进关系——从鹿厅(秩序中心)到沼泽(秩序边缘)再到土墓(秩序之外)——构成一套完整的“空间启蒙”程序。贝奥武甫的旅程表明:唯有穿越并重构这些异质空间,文明才能在其脆弱性中获得延续的韧性。

当对地理要素的分析从背景提升至文本分析的前景时,《贝奥武甫》不再仅是英雄冒险的纪录,更是一部关于“如何通过空间实践铭记文明”的隐喻性手册。

未来的研究可进一步探讨诗中地理意象与盎格鲁-撒克逊移民史的物质文化关联,或比较其他日耳曼史诗中的类似空间模式,以深化对中世纪文学地理学的跨文化理解。

参考文献

- [1] North, Richard. *The Origins of Beowulf: From Vergil to Wiglaf*.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 [2] Estes, Heide. *Anglo-Saxon Literary Landscapes: Ecotheory and 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17.
- [3] Tolkien, J. R. R. *Beowulf: The Monsters and the Critics*. London: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1936.
- [4] Howe, Nicholas. *Writing the Map of Anglo-Saxon England: Essays in Cultural Geograph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 [5] 王继辉.《贝奥武甫》中的罗瑟迦王与他所代表的王权理念[J].国外文学,1996(1):6.
- [6] 张涛.《贝奥武甫》:人物在空间中发展[J].安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2(003):62-65.
- [7] 陈雷.鹿厅与中古时代的公共领域:试析《贝奥武甫》对社会起源的文学再现[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12.
- [8] 王松林.船葬,鹿厅与《贝奥武甫》的丹麦属性[J].外国语言与文化,2022,6(4):1-10.
- [9] Earl, James. *Thinking about Beowulf*.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 [10] Niles, John D. *Old English Literature in Context: Ten Essays*. Cambridge: D.S. Brewer, 2007.
- [11] Klaeber, Friedrich. *Klaeber's Beowulf and The Fight at Finnsburg*. 4th ed. Revised by R. D. Fulk, Robert E. Bjork, and John D. Nile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8.
- [12] Orchard, Andy. *A Critical Companion to Beowulf*. Cambridge: D.S. Brewer, 2003.
- [13] Douglas, Mary. *Purity and Danger: An Analysis of Concepts of Pollution and Taboo*.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2002.
- [14] Williams, Howard. *Death and Memory in Early Medieval Brita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 [15] 刘乃银.时间与空间:《贝奥武甫》的结构透视[J].国外文学,1995(2):6.